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高郵



男守中校刊

大曆年間所作

除草

公自註去藜也藜音潛山韭也有芒刺觸之螫人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沾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夕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

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狹道曰阻。長道曰脩。蕙香草也。討求尋而去之也。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此因除草而寓去惡之意。賦而比也。言草有害于人者。常在僻地。曾何生于道傍。今此藝既甚。毒乃多。至彌道周。以比大惡之人。充滿當道也。是以晨步前林。雖有江色不足散憂。以此草芒刺在眼也。若待高秋霜雪。則蕙葉且難留矣。故身先童稚。荷鋤盡日。除之以雙釣舟。送至水之中。夾無使再殖。然後藩籬清曠。松竹幽雅。以比小人屏之。四裔不與同中國。而後朝廷清明。善類得安也。末句用左傳語。結之方露本意。柳子厚捕蛇者說。至篇終方說出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襲此格也。

白帝城

大曆元年夔州作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長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出門趙氏以為無義。改作若屯然。白帝城在高山。故李白有白帝綵雲間之句。則雲出門自可通也。戎馬不如

歸馬逸者言馬亦厭戰矣。○前四句賦峽中雲雨以興時未清明也。後四句傷蜀兵未解生民凋弊也。

閣夜

大曆元年夔州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霜天夜晴故鼓角之聲特響。星河之影映峽水而動搖。亦狀霽景也。舊說以為民勞之應。恐無此意。聞戰伐謂聞戰伐聲息而哭也。夷歌歌為蠻腔者也。卧龍謂孔明躍馬謂公孫述。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前

四句閣夜之景。後四句則寫其情也。言我宿此閣夜。野哭者如此。而夷歌者又如彼。蓋憂樂之情皆勞生所不免。寫懷詩所謂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也。是以雖卧龍躍馬。稱人傑者。忠逆不同。亦同歸於盡。然則人事音書漫從寂寥也。我何憂傷耶。韓退之詩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間比。夢間蓋皆因憂思之甚。聊以自解云爾。

返照

大曆二年夔州作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又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黃昏日曛時也宋玉有招魂賦為招屈原之魂反於樂
土此云未招者言其魂散南方而未反也○此言世道
暫明而復暗方抱病殊方故愁時早財欲反於樂鄉而
未可得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
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克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
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
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

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
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及來瑱
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舍
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

一作愧客茄藜羹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風濤鯨魚水族之類即細織之文
也宴安也不祥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故謂之不祥

珠宮龍宮也楚辭貝闕寢處左傳吾寢處之美岐陽鳳

翔也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克本府及秦隴
觀察使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屈強難制宜

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戰國
策蘇季子位高金多○此詩因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作
此以卻之因論驕盈取禍之道客從西北來以下十句
言舍人命客遺褥開緘見褥之織文中有大鯨旁羅水
族客因致詞舍人以此織段克君之褥欲承君以安榮
寢之可以辟邪而清神也領客珍重意以下公却褥之
詞珍重意即客云承君宴榮辟邪清神之意言服飾自
有分制此褥惟公卿可用我一賤老服喻其分斯禍之
所嬰也因又歎雖公卿亦當存節制戒驕侈今干戈縱
橫民不聊生有仁心者寧忍侈於自奉而當路之人往
往以握權在手乘肥衣輕不知居寵思危之道故李來
二子皆以驕盈死焉此近事之明鑒也且昔聞蘇秦以
金多坐見悔吝彼其赫赫然驕閭里者能得幾時而遂
致殺身之禍此又古事之明鑒也夫以貴者侈靡尚亦
嬰禍如此柰何我一賤老而受此厚貶乎故卷還錦褥
心方自安惟以粗席藜羹待客安我貧賤之分焉卷字
應前開緘按此詩不但公自謂其所以警舍人者亦至
矣嗚呼其真有道者之言哉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出

一作處

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
儉。白屋連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
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瀼重露。日出其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懃懃。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
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
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
齬。丈夫多英雄。

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
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謝朓

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亭亭二句蓋宮中為此象以祀
牛女而祈請也如明皇貴妃七夕長生殿有感牛女則
當時宮中固有此俗矣白屋貧家也公宮公侯之家四

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
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嬉子網

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齟齬齒不相值也楚辭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

知其齟齬而難入○興而比也此詩專為士者進身之道而言

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蓋以牛女無私會之事以興男女
無苟合之道又以男女無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
之義也牽牛至秋遂通八句謂牛女二星各有定位誰

見其七夕之會設相會其精氣即合何必待秋期而後
通哉以見必無私會之理也此以下因言七夕之俗始
自宮中祈請於是世人効之無分貴賤之家各隨豐儉
而為祈請之事膳夫二句言貴家之盛會曝衣二句言
天下之同風蛛絲二句寓言物情之徇俗初筵二句述
其醜宴之通宵蓋世之風俗如此則是以牛女有私會
之事矣是豈有此理哉嗟汝以下乃示男女無苟合之
道言汝未嫁之女當小心律已竭力機杼之功雖無舅
姑奉事而織作自其當為之職以比士人當慎於守身
雖未出仕而進德脩業自其職分初非有為而為蓋欲
其修己以候時不當枉道而冒進也以下遂言冒進之
害言明明君臣之契其左右近臣尚或有不容者况疎
遠之士乎所以然者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義則無棄禮
法者矣守禮自相合棄禮必不容彼夫婦之愛皆生於
敬君臣之恩亦猶是也小大有佳期者小而男女之合
大而君臣之遇皆有佳期合必以禮者女之佳期進必
以正者士之佳期故戒之在至公也如或不在至公則
合之而不以其禮進之而不由于正殆非所以相合相
遇之道矣吾見圓鑿方枘齟齬難入英雄丈夫必不以
不令之女而為婦剛明正大之主又豈以不合之士而

為臣哉。此又以男女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之義。也是詩高古嚴正，可見古作者之意。觀者深味，有得自不涉凡近矣。

君不見簡蘇後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年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此以池桐起興，言物有遭廢折而卒有用者，因勉蘇及時以立功業無久處以招凌侮也。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毛延壽漢元帝時人，善畫郭舍人。漢武帝時人，善投壺。神異傳：東王公與王女投壺，不捷，天為之笑。洪容齋曰：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矜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吾宗大曆元年作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中二聯皆言其質朴古人風末二句則又異乎人之質
朴矣

宿江邊閣

大曆元年
年作

暝色迴山逕。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鶴
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三四寫俯仰之景分應首二句賦而比也五言軍士奔
命而疲六言賊盜得志而橫末則憂無如之何正乾坤
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是時蜀有崔旰之亂

朝大曆元
年作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
無聲過。鷓鴣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當日之朝物皆動而有得公也流滯江潭蹉跎歲暮豈
得無感乎

贈李十五丈別

大曆元年
夔州作

秘書李文蔚也與汧公勉俱宗室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一節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
忝末戚。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
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
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辛苦行。蓋被生

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二節 汧公制方隅迥出諸
 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
 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
 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三節

倚薄叢集之意

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

歷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
 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白帝夔州城也黔陽黔州也屬
 江南道汧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
 洪州金莖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堯四

掌四方諸侯黃霸為穎川太守有治狀薛少保詩秋風

水增波解榻用洪州陳蕃下榻事晨集醉操二句言晨

宴集於風亭而醉操琴於雲嶠即指滕王閣也○此因

李秘書之豫章謁汧公而贈別也首四句蜀之上俗為

下文絕域誰慰懷張本多病至黔陽天公自述客蜀孤

寂得遇十五因美十五交契之厚文會之奇其文才能

繼家聲偉軀終當貴顯今且辛苦道路者蓋為生事所

累耳故方回北棹又有南行言由黔州之道至洪而謁

汧公也汧公以下則因其將謁勉而美勉之為政也制

方隅而諸侯莫及處危世而一境獨安其清高則如金

莖之露其正直則如朱絲之絃此昔之堯四岳而今之黃穎川也是皆公素心之所思者故恨其不能與十五同行以宣其所思也山深二句計其會勉之時游子二句祝以歸來之日言客遊雖久亦思過兩月矣晨集二句遙度與勉懽會之趣末二句又丁寧速歸言丈夫雖貴知己不可以知己之樂而久忘歸也蓋十五此行不過以生事而謁故速其歸如此意其人必一磊落脫畧之士每遇意之所愜而輒忘歸者其曰思曰念意可見矣○又據公寄李十五詩有云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與此篇一日兩遣僕三日共一筵則十五乃通儻而好士者意度動人人多厚豈馬援所謂杜季良之流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大曆元年作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畫黑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張旭東吳人嗜酒善草書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張王謂伯英羲之劉伶有酒德頌○首四句言旭已

歿其書難得今楊監見示觀其遺跡而生悽惻之心悲風至百代則贊旭書之妙與古名公書法並傳無疑嗚呼以下嘆旭書足以感楊之清識珍藏酷愛而想見其逸氣也

送元二適江左大曆元年作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晉溫嶠嘗為丹陽尹公孫述以魚復縣為白帝城即夔州也○首二句見之難而其別亦難也三承首句四承次句丹陽尹言元二之官默諷以太真清世之志白帝城舉相逢之地寓指當時僭竊之人末則欲其韜晦以需時用愛之至也

雷大曆元年作

巫峽中霄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號令乖失其威矣霹靂楚王臺無足警者

鷗大曆元年作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鷗本瀟灑之鳥一有欲心遂逐於物而失其本性不若

本詩通
卷十三
三
滄海之群得其適也是故居不可以不慎也孔子曰擇
不處仁焉得智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
行無色蛟龍關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
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蘭若僧寺名佛氏以空為宗問法則知多言之為妄矣
禪家有觀白骨法觀身之為白骨則向酒慵而已

月大曆元年作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
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北斗長安城名○巫峽之地常陰暗而此夜天河獨新
故三四云云蓋青嶂月即天河新者也於是魍魎畏月
光而移深樹然蝦蟆動半輪則君側之捍搖國法者猶
在也末因天路清明起故鄉之思

寄栢學士林居

大曆元年作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
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

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言自兵亂以來天下學士亦困奔波歎栢君獨有幽棲讀書之樂我則蕭然暴露於山阿而已青山靜散地此栢之所以幽棲也白雨空垂蘿此我之所以暴露也然我值世亂飄零至此栢君讀書知古人成敗之數而以為何如耶春冬異風土者荆揚之間冬暖春寒風土獨異韓退之所謂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是也遂又言其風土之異陰晦之多赤葉楓林尚鳴百舌黃泥野岸乃舞天雞盜賊之為隣而形神之俱瘁也却期望學士効用於朝使蒼生各有環堵之樂則如予之飄零失所者亦受安居之賜矣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 大曆二年作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公懷當時之畧遭時不試衰老無成飄零絕域時復哀歌醉舞心獨耿耿細雨荷鋤將與山夫野叟共終吾生聞江猿之吟其感慨何如哉此與林猿為我啼清書同

意而語更微婉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天地間佳景何嘗不在。但人之情有異。尔故曰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且石泉之流。草露之滴。此其境亦幽矣。其如非吾土。何末又有感衰老而百念灰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四

高郵張縉

男守中校刊

大曆年間所作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玄宗當承平之世。不能謹苞桑之戒。以致祿山之變。使太平黎庶。肝腦塗地。然則厲階果誰生乎。今公乃云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此得溫厚之體。故國一聯。見公

有為之志未嘗忘但值時之不可為爾

寄薛三郎中璩

大曆二年夏夔州作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後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一節憶昔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無一作等倫天未

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

病瘡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

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脩短豈得恨

命屯二節聞子心甚壯所過一作上馬不用扶每扶必

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一蓋代手才力老益神

青草洞庭湖東浮澹海濬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予豈

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

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一作清江旻三節鳳池

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

君下有行化臣四節

飄飄輕虛貌飄飄若埃塵猶所謂輕塵棲弱草也蘇鄭

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者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

名在岳州君山在洞庭湖心澄碧喻朝廷清明○此寄

薛璩述已老病欲去蜀未能羨薛之健當適意勝遊且

勸其乘時出仕也范分四節首言人之生命不常今我

與子俱老矣。乃不能及時為樂。而多苦辛。雖為尚書。即不及為村野人時也。次言憶昔為村野人之樂。不讓公侯。而歎世亂未已。我輩本合常貧。故君久客荊州。我亦留滯蜀土。又自述卧病之久。追言病原由于當年與蘇鄭飲酒太過。彼二人者俱已死矣。我今以壽之脩短。且皆委于天。豈得復恨命之屯乎。又次羨薛之老而益壯。當往來洞庭君山佳勝之處。以暢其懷。不當鬱鬱久客荊州也。我今甚欲去蜀。未能即去。稍待高秋。體快亦當遂此意耳。末言朝廷清明。登崇多士。我病不能起。用薛君強健。便當速起出仕。盖上有明哲之君。下有行化之臣。不可失此機會也。或問公既言尚書。即不及為野人矣。却又勸薛乘時出仕者。何耶。夫謂為即不及野人者。為其不能行志也。苟可以行志。此實君子之遑遑者。又何惡於仕焉。

詠懷古跡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明妃即昭君。紫臺漢宮名。朔漠胡地也。青塚昭君死葬胡地。多白草。其塚獨青。號曰青塚。琵琶胡樂。昭君入胡

常彈之以寄恨名昭君怨。○此有感於昭君古跡而詠也。首二句言山水鍾聚此地秀生明妃故名其村者尚未氓也。中二聯則叙其去漢宮而遠嫁死胡地而不返使後人徒依稀乎識畫圖之面而想像其歸環珮之魂耳。末乃深致夫哀悼之意時肅宗以少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公主臨別之語聞者酸心公故借明妃之事以哀之。○緹按代宗又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將回紇歐陽文忠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夫文公非但為詩評也亦重傷中國失其體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夫以堂堂帝王之尊乃捐所愛為腥膻犬羊之配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獨謂國有人乎今觀杜歐二公之詩千載之下真有餘悲云

秋興八首

大曆二年秋夔州作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蕭森清厲貌江謂巫峽塞謂巫山兼天湧接地陰又舉
蕭森之甚者言之也兩開謂兩秋也他日前日也一繫
猶言純繫也○前四句景中含情乃秋興之端後四句
情中寓景乃秋興之實五六已盡其羈旅之情末二句
則無衣之懷愈至矣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
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
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南斗吳楚分近夔州公詩挂席上南斗是也宜都山川

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漢張騫奉使西

域或傳其八月乘槎畫省香爐尚書郎居粉署有侍女

執香爐以從謂已為省郎也伏枕卧病也山樓夔城樓

也粉堞即今女牆以粉飾者也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似

簫策而無孔○此承上篇末句而因有感夔之暮景也

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府而言奉使應次句京華

而言古傳猿鳴三聲下淚今我則實下矣古傳奉使八

月乘槎今我則虛隨矣畫省句又以京華言山樓句又

以夔府言蓋聽猿悲笳皆落日時景也結聯請看已映

四字極有味蓋以月應落日而言謂方日落而遽月出

纔臨石上而已映洲前光陰迅速如此人生幾何豈堪

久客羈旅取其感深矣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江樓謂西閣翠微山色也。再宿曰信。匡衡漢元帝時上疏言日食地震之變。上說之。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徵受穀梁春秋講論五經於石渠。五陵皆豪貴所居。

○此又及夔之朝景也。乘朝景之清日坐江樓。因即所

見而感漁人燕

子得其適遂嘆其亦譬如匡衡抗疏而我之功名則薄矣亦常如劉向傳經而

我之心事則違矣。彼同學少年今多貴顯而乘肥衣輕

於五陵間。我何為獨寂寞於此地哉。一說同學學習之

同者也。蓋當時新進少年必自為一種學習以趨時好

而取貴顯。若公之素學與彼正自不同。殆謂之昔之人

矣。然彼自貴顯爾。吾亦安能變所學以從之乎。又一說

公謂與我少年同學之人。今多不賤。彼其得志於五陵

豈復念我故人之飄泊耶。三說不一。前說較平實。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

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

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似奕棋言變故不常也。直北謂隴右關輔之間。征西言

當時西有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喻竟不至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故國即指長安。前三首皆以夔州言此以下遂及長安之事故以聞道發之三四一聯即似奕棋者五六言西北二方兵戈不解此長安所以似奕棋也末見秋興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宮名即大明宮承露金莖即通天臺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瑤池在崑崙之丘西王母所居漢武帝時王母來降函關在靈寶縣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雉尾以雉尾為扇也青瑣謂青瑣闥也點朝班謂為拾遺時也。此下四首皆承上篇末句有所思而言此則思故國之宮闕也言蓬萊宮對南山而起有承露之盤高在霄漢是以東西瞻望為仙人往來之地天子端拱於雲日間以受群臣之朝恍然上帝之居也斯地也我昔嘗幾回厠於朝班矣今一卧滄江徒驚歲晚安能復到耶所以深致其戀闕之懷也三四一聯乃楚詞寓言之意以見宮闕之地真為仙居耳蓋因蓬萊露盤起興舊註謂譏其

慕仙者誤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玄宗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故謂之通御氣也。入邊愁。謂吐蕃之陷也。黃鵠。珠綉。作黃鵠。文歌舞地。指曲江也。公樂游原詩。近水低回。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是也。秦中古雍州之域。周秦漢隋皆都焉。○此思故國之曲江也。言峽口之地遠。建曲江同一秋色矣。然此曲江之地。通於禁御。今乃為商夷所陷。因憶盛時。游幸其舟。則有珠簾綉柱。以鵠綿纜。牙檣驚飛。白鷗回望。此歌舞之地。真為可惜。蓋此地乃古帝王之都。所以紛華盛麗。甲於天下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週迴四十里。漢武帝欲征昆明。為其地有滇反多年。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其左右有石人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相傳每至雷雨。鯨嘗鳴吼。鬣尾皆動。菰一名蔣秋實。乃凋黑米。鳥道。

者惟鳥可過也。江湖謂瀟湘洞庭漁翁公自謂也。○此思故國之昆明池也。言昆明池作於漢武以習水戰其旌旗如在眼中。故織女石鯨之象宛然猶在斯時也。菰沉雲黑蓮墜粉紅想見其秋晚之景又如此。因嘆流落天涯道路遼阻但隨江湖之處作一漁翁耳豈能歸見此地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地名御宿川名乃安至漢陂所經之地逶迤回

遠貌紫閣終南山之別峰所謂半陂以南純漫山者也

晚更移言忘歸也氣象指山水之氣象干者言其綵筆之作氣凌山水也公昔有漢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

此思故國之漢陂也言適漢陂之路浸漢陂之山今自皆在而我乃不得復游其地也因憶其景物之麗及游人之盛如此我昔綵筆之作曾干其氣象以與山水爭奇今白頭吟望苦為低垂而不能忘也○按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夷狄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

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言意之表矣卓
哉一家之言曼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
仰也

寄韓諫議註大曆二
年作

韓諫議注直言天下事貶岳陽注適遊君山棄
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公思之故有是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
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
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烟霧樂影動倒
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

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
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
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岳陽在巴陵有君山洞庭之勝美人指韓注楊子鴻飛
冥冥戈人何慕焉日光在下曰倒影裴航遇仙飲瓊漿
漢張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壺公令費長房噉溷
臭長房色難之太史公留滯周南之地南極老人星見
主壽昌○此詩宗楚騷多托意茫昧觀者當以意會首
言我思岳陽而不得去韓君方隔秋水濯足洞庭之闊
以望八荒之遠其去就分明適當時晦遂托意仙境以

狀其高蹈之趣言諫議恐是韓之張良嘗輔君以治世
至今獻納之心未忘而憂時之志猶切蓋國家成敗吾
豈敢忘但濁濁之祿不可食不得已而潔身此地也然
其竄流遠方雖可惜而其全身保壽亦為得也未復申
已思韓之意欲貢之玉堂蓋如韓之直言利國終當置
之廟堂之上而不可棄之外地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大曆二年秋夔州作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
靜白雪慘淡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啖孤亭持此比佳
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鷓夷子待
勒燕山銘誰重斬郅劍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
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生
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即勤六經老夫
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嘆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
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橫
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
娉婷自云帝里女嘒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餘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丈人
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鬪洒血暗郊坰吾聞聰明
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儉

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忽忽昏忘貌揚舲行舟也慰者言薛以所贈慰其行舟
蓋公將出峽也發新硯見前註范蠡避吳浮江湖變名
姓為鴟夷子後漢竇憲大破匈奴勒功燕然山漢陳湯
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
空班次不順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臨邛富人
卓氏有女文君新寡以司馬相如有逸才遂相合洗粉
黛用孟光事拾流螢用車胤事銀印青以銀青期之漢
百官志郎官給錦帳齊客馮驩歌曰長鉞歸來兮食無
魚此聯公自言不欲為工部即在嚴武幙下意碧色天
色也風雷喻號令搜百靈喻求賢也右白虎西方神也
地在西故耳帝里女公蓋自况為長安人也鳳凰取其
相匹之意巽雨用神女事此句意謂君臣相遇膏澤可
下於民也遼東華表鶴言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
今來歸莫學莫不學也千秋以丁鶴言夢覺以襄王言
○此酬薛判官見贈而作忽忽至勤六經二十六句為
一節皆酬薛之辭首以好鳥比薛之佳士因美其所贈
之文辭理兩佳欲學二句言欲學范蠡歸休當待功成
之後此必薛贈文中自述意也誰重二句言世無知薛
之才而引薦之者故不為君用也志在二句言薛志在

立功非圖大位也卓氏以下八句叙其新得賢婦老夫
 至有微馨二十句為一節因薛得賢婦嘆已親自操汲
 且衰老病貧雖嘗為郎而食魚非其所欲蓋其心在歸
 朝故也東南以下即江水赴海之急以况已心趨朝之
 切又托峽中神女之事以比君臣相遇之道千秋一句
 言其相遇之踈夢覺一句伸其眷君之意人生至篇末
 十四句為一節承上相遇之踈而言人生自有真遇若
 兩心相感則銘如金石故謂薛丈但靜以俟之不須分
 別清濁也韓退之有云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
 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
 而莫致蓋亦此意云云其曰輕刑曰儉德雖美代宗其
 實憂其尚小節而昧大機也蓋撥亂世反之正必須有
 智勇之才非煦煦之恩子子之義所能辦也按此篇文
 多難曉今姑以臆見解之尚俟知者訂焉

昔遊

舊編乾元二年秦州作范公
編為大曆二年夔州范近是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
 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
 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凄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
 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
 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

伏事董先生。於今猶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於此。後昇

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

尸解。發軔車初發也。良覲嘉會也。

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冀良

覲。王喬即謂華蓋君。又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

良曰。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

謝時人而去。駛疾也。胠足病也。東蒙魯山名。元逸人舊

隱處。

公詩故人昔隱東蒙峯

董先生京威即衡陽董鍊師。鬢黑髮

也。廬山在九江。霍山即衡山。在衡陽。○此公追憶昔游

梁齊間。謁華蓋會道流之事。而嘆今客關塞。又負求道

之心。末言雖已老。尚欲入名山。以遂初志焉。其間所叙

皆想象遇真之意。非真有其事也。

虎牙行

大曆二年作。虎牙灘名。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

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窅溪谷黑。杜鵑

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魚

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

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
妻哭。遠客中宵淚沾臆。

歛吸吐吞貌。銅柱亦灘名。狔獠類石城。夔州地名。青丘
內地。屬洛陽。丹極。宸極也。○此因秋風之起。天地肅殺。
山川晦冥。人物蕭條。而喪精胡虜。平陵而得志。兵戈不
休。賦歛方急。哀民生之無聊也。

